

楚辭通故

姜亮夫著作選本



雲南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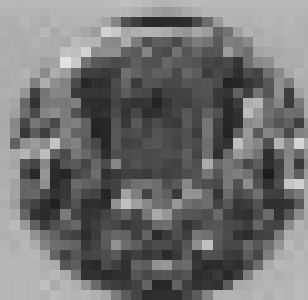


楚辭通故

（清）王夫之撰

卷一

（清）王夫之撰



姜亮夫著作選本

楚辭通故

第一輯



雲南人民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楚辭通故 / 姜亮夫著. —昆明: 雲南人民出版社, 2000.1
(姜亮夫著作選本)

ISBN 7-222-02909-5

I. 楚… II. 姜… III. 楚辭—文學研究

IV. I207.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0) 第 10583 號

楚辭通故(1-4 輯)

姜亮夫 著

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(昆明市書林街 100 號)

郵編: 650011

南京理工排版校對公司排版

深圳寶峰印刷有限公司印裝

開本: 889 × 1194 1/32 印張: 92.5 字數: 2000 千字

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責任編輯: 王小燕 張波 封面設計: 王玉輝

張旭 趙石定

ISBN 7-222-02909-5/Z·327 定價: 230.00 元

若發現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系

《楚辭通故》新版說明

姜亮夫先生所撰楚辭學巨著《楚辭通故》，初稿寫成於六十年代，『文革』期間有部份原稿散佚，七十年代中期姜亮夫先生憑記憶補寫并修訂定稿，清謄後交齊魯書社照手抄稿影印出版。全書四輯共二百餘萬字，收錄楚辭有關的字、詞、人名、地名、書篇名等近三千六百詞條及一些特殊例句，分爲天、地、人、史、意識、制度、文物、博物、書篇、詞十『部』類，廣征博引古籍、文物考古資料及近現代楚辭研究成果，對每一詞條及特殊例句加以精詳考釋、闡發，多有卓識創見；若干詞條後附有器物、動植物考古圖錄及編繪的相關歷史地圖，極便查閱識讀。實爲一部完備而具豐富學術內涵的楚辭學大詞典，是楚辭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著作。

這次，作爲姜亮夫著作選本之一的我社新版《楚辭通故》，以齊魯書社一九八五年十月初版的手抄稿影印本爲底本，進行整理編輯。按照《姜亮夫全集》『求全存真』的整理編輯原則，對底本中的一些引文盡可能地進行校核，訂正明顯錯訛、別字及疑義；對一些標

點符號進行規範處理；對全書目錄、書眉、附圖、正文版式，從整體角度給予調整、統一、規範；重新調整、編排全書檢目。整理編輯中發現的疑問及若干段落內容、語句缺漏等問題，最后請《姜亮夫全集》編輯委員會副主編、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姜昆武予以校核訂補。爲保存原作風貌，一些通假字、異體字、俗字仍相沿使用，引用書名未用全稱、引文不完整、不規範等情況，照底本樣式保留，請讀者予以注意。這次整理編輯工作使《楚辭通故》在內容質量方面有所提高，將手抄稿影印改爲現代電腦排版，實現了完全、徹底的版本革新，使《楚辭通故》以全新的面貌出現在中國圖書出版界，呈現於廣大讀者面前。

雲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·昆明

自叙

戊辰、己巳間，余旅食通州錫山，心喪兩師王梁，端憂不樂，日以屈原賦爲解慰。因校二十五篇，庚午《屈原賦校注》成。自此時時引雜書以調適正業，自錄所好，以舒寂寞。先君知其佗僚，申戒莊肅，以爲讀書不耐寂寞，終無所成。自茲漸受策獲，然爲學日益而爲道則日損。俯張不自安者且十年。辛未，侍餘杭先生於閭閻小王山。先生知其不受聲控，以讀史勗勉之，而亦有以折其角。至是乃一志於語言、歷史，然積屈賦楚故仍不衰。歲乙巳，居秦望，中華書局求纂《楚辭辭典》。應之，發歷年所攬錄，得數千葉，通理全書，定注三千六百餘目。然辭書拘攣不能自暢，乃更張以肆其意，據楚史、楚故、楚言、楚習及楚文化之全部具像，以探賸屈宋作品之真義，作爲中土古民族文化之一典範。自內證以得之，以遮撥數千年誣枉不實之舊說。班固、朱熹、劉獻廷、王夫之借屈子說教，賈誼、揚雄、劉向、嚴夫子、黃文煥借屈子爲牢愁，固在遮撥之列。至於近世，國人動以中土舊史比附西說，以漢語挹注歐羅巴語法，指墨翟爲印度人，以突厥語證楚言，必求其隨時尚而不根于往史。於是屈子爲賢姱之巫，爲懷王弄臣，廿五篇一一指爲後人僞託，終之且謂無屈原

其人，又或以屈子爲唯物論大德，言愈出而益奇，將使中土無可傳之人、可傳之學。余謫陋魯屯，不敢肆爲浩蕩之論，裝框子，搭架子，以譁世取寵，則差自信也。于兢兢業業之際，頗自樂得其寔中，知我罪我，皆不敢辭。

要之以語言及歷史爲中心，此余數十年根株所在。此一技藝，果能善用，則全書似當以辯證唯物主義爲歸趣。然予於馬列新說不鍊達，無真知，若徒衣被華采，而運不中程，則對學術爲僞妄，爲不忠實，以媚世冒不誠之罪辜。余鈍根人也，性躁而疏，亦頗知其率直淺露，勿事於俯張，其有未達，願學焉而已。

所謂以語言、歷史爲根株者，自語言言有二義：（一）謂解釋文詞以馳驚語言學規律，務使形、聲、義三者無缺誤。（二）謂凡歷史事象所借以表達之語言，必使與史實之發展相調，不可有差失矛盾。以歷史言之，則歷史發展與語言規律之出入，繁變紛繞，往往與語言之變，有如親之與子。伏羲、女媧之爲夫婦，爲兄妹，與日神，日御，生日生月之說，與「羲」、「媧」兩音有至繁蹟相涉之律，總統繹之，而支幹悉治矣（參義媧各條）。

然欲證史、語兩者之關涉，自本體本質，有不能說明，於是而必需借助於其他科學，乃能透達者，故往往一詞一義之標舉推闡，大體綜合各社會諸科，乃覺昭晰，舉凡：一、歷史統計學，二、古史學，三、古社會學，四、民族學，五、民俗學，六、語言學，七、地理學，八、古器物學，九、古文字學，十、考古學，十一、漢語語音學，十二、哲學、邏輯學，乃至淺近之自然科學，爲余常識之所能及者，咸在徵採之列，稍有發正，往往揉礪諸學於語言、歷史中得結論，而求其當意。所得結論，未必

即銖兩悉稱，確切深透，然爲新方法（綜合）、新課題而努力，是余之願也。

姑就其義蘊，以例證明之：

一、窮源盡委，以明其所以然之故。如有關居室各端，自穴居之制，至構木湖居，以說明中土木架結構之歷史發展。又如自原始之光明崇拜，日光傳說，十日衍論，帝王之以日爲名等，以求其源，而明其變，推《天問》中之傳說，爲中國民族文化歷史定其特點、定其異同，如『伏羲』、『十日』、『陰陽』、『天德』諸條皆是。又如《離騷》言庚寅日降生，在歷史統計學中，久知有對千支禎祥之義，自千餘件金文中得『庚寅』爲楚民俗吉宜之日，使篇首八句，得一正解，而屈子一生事蹟之推論，亦自此而能顯白。此在歷史大流中，可能爲春秋戰國時代之風習，而源自上古，流至秦漢而衰。融通四會，非個人之妄說，可斷言矣。

二、自整體推斷，不爲割裂分解。如屈子對四方之概念，其情思意向之所寄，因定西方爲屈子神游憶往，追思先德之地，南方爲屈子現實寄情之所，故於『西』、『南』二字之解釋，雖無本變之端，而義至精確。又如定高陽起自西土，以古今地名與歷史相結合，顓頊、若水、西蜀之關係，以求之，則崑崙、玄圃之神秘可解，而屈子忠誠之由，爲國之思，亦有其根柢之所在矣。

三、從比較以得真象。如比較《詩經》所用詞組（如聯綿字等），與楚辭異同確有其差殊。『侘僚』、『些』、『只』皆南楚之習語，詩不一用。顓頊、燭龍、陸終、鸞熊等稱名之間，必有其語言之規律存在，條分縷析，而知顓頊爲南土地方神。又如比較屈賦全部作品，不見有『五行』說，因而解析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等詞，決不揉合參雜，然南土仍侈言陰陽，而其說較原始樸實。則南北各有其因

襲，南楚較爲原始，與易卦、周書，大異其趣。因謂陰陽說或本南方之故，而流入於北土者歟。

四、自矛盾或正反之端，綜合以求其實。如鮌、禹傳說，北土以鮌爲元惡，禹爲至聖，而《離騷》言鮌不過『婞直』，《天問》且傳其有成。禹亦非純德。其說更合於歷史進化之端，屈原無塗附之說矣。又如《九歌》之靈保，即詩中之神保。然北土用神保指皇尸，而南土不重祀祖而機祥鬼神。靈保遂爲飾神之巫矣。此從實質之風習，以定其矛盾之所由也。

五、以實證定結論，無證不斷。所謂證者，有書證、物證。然書證往往因學派、家數之異而不必確切，甚至有虛妄不可信者，則應待物證而後定。余書於文字訓詁，凡屈賦中，必需原始要終者，則自甲骨、金文，以溯其源。如人稱代詞之用，往往與史實發展相關。遂徵之甲、金，上溯初民社會，定注爲發之自家族初興之時，而以爲與紡織相涉，雖稍涉附會，於事理固無傷，以此爲實證，雖有近牽強，亦不能不認爲一種方法。至諸物器，則凡千年來學人所已考定（如顧亭林、程瑤田之于鐘鼓，阮元之于車磬），大體皆能合於科學律令者咸採之，而諸家之說，又往往證之以近數十年考古發掘所得實物。又如『機臂』、『弋繳』，取證長沙、信陽實物，與銅器紋樣。『小腰』、『秀頸』，取證長沙畫帛。《天問》諸端，取證馬王堆帛畫。『六博』、『羽觴』、『銅鐘』、『魚鈎』、『明堂』、『臺榭』、『翠翹』、『朱塵』、『冠履』、『襟衽』、『玉珮』、『蕙纊』、『吳戈』、『鉛刀』、『黃鐘』、『大呂』，凡今時地下所獻之寶，可爲吾文作顯證者，莫不一一徵錄，非爲榮觀，實以明事物之本變，文化之傳播者也。其事與文字訓詁殊科，然其爲證驗，則益堅固，爲不可壞矣。

依上五例論之，似頗合科學律令，與辯證唯物主義相表裡者。余以魯鈍，不敢自謂得驪龍之

珠，特數十年，結習所在，不無鼓吹之效。辯證唯物主義非強學不可知。余學之不專，敢以真誠爲言，雖愚暗莫能通達，浪費精力時間，乃至紙筆、物質，不能不深自檢束者矣！又此書先後垂四十年，故其文不僅詳略不一，近年所補，以目力耗盡，不能自暢，則略者較多。又其中約百篇本不爲楚辭作，而又特詳，此亦著書一難事也。

尚有不能已於言者，此書缺略簡陋至多且巨，在在足以啟人疑，用是遂不能無所申述。

余所操術，爲解詞、析史兩端，其事似至簡，雖有綜合之功，而非以爲經緯穴穿全部社會科學。自此細檢，有自視缺然者十餘事。

一、全書以詞組考釋爲主，其歷史文物制度及諸自然學科所涉至多。然其事純屬文字訓詁者，乃得千五百餘則，幾及全書三分之一，而其成篇乃在『文革』後期，是時亂靡有定。一手一足之勞，僅能依余寒齋殘書，坐床沿於八寸許桌角急書之。惶惶鬱塞，明知其缺略，而無以自救。初欲每詞皆盡其始終之變，而躊躇不能決者有之，索之莫得涯涘者有之，欲破往說而無力者有之，思立新義而不可得者有之，其壅遏非恒情所能勝。故遂多自視缺然者焉。故全書於此，最多塞縮差忒。求其愜意而不可得，惟有俟之他日。

二、訓詁之道，當明本變。然牝牡驪黃別有攸歸，文字語言規律所不能繩。如想、見、觀、覽諸字，『內美』、『正則』、『好修』等目，各有其特定內含，非訓詁所能顯微闡幽。且訓詁必依形以端始，依聲以見委，而聲韻馳驟猶爲大理，此二百年來已見之效，桂馥義證，不得擬諸段氏，郝氏義疏，不得比於念孫，則聲韻限之也。且自顧野王而後，顏籀師古、李賢、李善諸儒，皆妙解音理，故

其說在諸唐人正義之上，爲正義之學者，僅在平列資料，當句得解足矣。此章實齋所謂『注記』之學者也。不足以執其環中，條達終始，使高郵王氏不諳音理，則《讀書雜誌》何能爲乾嘉之學之冠冕。故余書時時以聲韻理其俞脈，言訓詁而不通音理，終無以達玄旨、暢源流，終之爲注記之學而已。

何謂訓詁必依形以端始者，謂鈎稽其本也。本義得則萬變皆有所準，余書往往不避繁瑣，以考文字，如余、我、吾、台諸字。以古社會、古器物證其本義，正爲征往初文，機爲織機模型，曾則甌之初文，墨者烟突之本，皆俞然理順。『兩』爲古稱量之器，兩義既明，則『兩東門』之語始有動字成句。平爲水準，則『正則』一名得解，而屈子應以平爲名，足徵史公之允。『聽』、『聖』形列，足以解兩字含義之真。凡所糾正許說之誤者，不啻百數十事。然其事至繁賾，非解屈所必備，故亦得二三而已，其餘多平列無奇說，余舊有《文字樸識》一書，已略備具，無事重錄，故省節反多矣。

訓詁與釋義，似亦不全一致。定義以形爲本，自變以上，探本而下，盡委其術，不盡在訓詁之疇。如『加』字，古之用者，非僅增益一義。足以盡其蘊，往往有反唇相加之象。又如『平』爲『秤』本字，爲考工利器，與稱量有大小之殊。其器以砝碼取兩端持平，而非以輕重分毫列之槓杆，其事至巧會，非巧說不足以明之。又如『滑稽』有二義，『胥靡』得四說，『踟躕』略可百變，『猶豫』聲衍數十，皆已別見余《詩騷聯綿字考》，本書皆不詳錄矣。又一詞數義，有本質與現象之別者，或且上取甲骨、金文，然楚辭本自最古，故亦不需每詞皆遡其質，是則自本質與現象分析詞義，余實未盡其奧，仍多現象之言爾。又凡文字通轉，必求形、聲、義三者相融合而調遂。余書是否皆已詳盡，非所敢言，余有志於此，而虧生過巨，容當留於後人。

三、凡地理、歷史、人物、文物、制度皆史也，此中多五十年來所成篇章，甚有一再刊行之作。其量約百數十篇，如『殷周三巨臣』、『胥靡通說』、『滑稽』、『幼艾』等篇，但引就本書，而多刪節，以歸一律。故長篇巨製，往往而見，此亦爲例之不純一者矣。

四、意識之部，僅論屈子之作，自宋玉至諸漢儒之作，皆一鱗一爪，非其全豹，不成家數，無術以論之。

五、書篇之部，應列歷代注釋與紹騷之作，非其全豹，此則已見余《楚辭書目五種》，故不更錄。惟《書目》記其人至簡略，故於此稍詳之，以補其缺。

六、余舊作《屈原賦校注》，成書在四十年前，雖雛形已具，而亦不能全當於今懷。故遂時時有不相脗調之說，亦姑聽之而已。惟近年別有《重訂天問校注》，視舊作爲深邃安雅，則與此書相協合爲多云。

七、數十年來，余於古代史、古代社會，有所從事，時有不與先儒合轍之言，往往納入本書，遂時時有喧賓奪主之象。然此書除屈子各賦外，其餘皆雜湊之集，不足以爲一家言，則喧奪似亦無妨。

八、多年集累，偶或有抄撮散葉，未具作者；丙午之變，筆札多遺佚，無從核對，或有掠美之嫌，至爲愧悚。

九、凡宜有總攝概括之事物，別成《楚辭學論文》，凡得文廿餘篇願讀者合參。

十、全書共分十部。各部間自有界劃，不相雜廁，然詞部獨得千八百餘目，於量爲最多，遂使卷軸過巨，故於詞中分出含義切近各部者，屬之各部。切近人事者，歸之人部；切近天地者，歸之

天部地部。此例多僂張不中律者，余不得已也。

十一、插圖本以證驗爲主，然爲讀者興會作計，偶選歷代名家作品，或可爲準則之圖，雖有參差，而未爲大傷。

十二、徵引載籍，至爲繁博，而余記憶與目力，兩者胥至劣。此次多由友人協助，細爲核對，亦時不免疏失。古人以校書如掃落葉，諒哉是言。

十三、楚文化與中土歷世之因依流變，已於叙中略言之，其義尚有未盡者。

十四、余稿行文用淺近文言，曾試譯爲通俗語體，然爲量將增四至五分之一，則使百廿萬言，躍增爲百六十萬言，甚無謂也。因復自思，讀此書者，『文言』不必有隔越之感。且余習於文言，用筆較自然，故不事更張矣。

余一生無他業，日與故紙堆爲侶。自出就外傳，至謀食四方，未嘗一日忘書。生平治學方法，亦多所變革。游歐歸後乃欲以語言、歷史相關合，求所以爲國宣教，爲青年作導游。五十年中，蹇產艱屯，紛不可究。此書之成即在此暴流瞬變之中，雖堅持之而不能不以時而有齟差，迨丙午後，不能不結束此一業蹟，而丙午之難，清本已擲諸階下，翌晨余掃除庭前，乃于亂草中得之，而散葉紛飛，失其三四，此後亦無能爲力一一補綴之矣。故可謂餘燼者也。情思鬱悵，有不能自己者，而寒齋存書及平昔所作筆錄散頁多已壞爛，雖欲肆意而失所因依，病體支離，視力茫茫，所以限制於其生者，至深且切，今得聿觀厥成亦不敢多所誅求。生平喜博涉，其未竟之業，積存篋笥，整理之役，當俟之來者。校文既盡，不能無所感焉。余一生業蹟，能草草結束者，此爲最巨。然而從頭認

取，則全乖始願。志趣所在，主於古史與近代史。古史植基於語言文字，而以爲璣衡者，大抵不出莫爾干、穆勒利爾、恩格斯、馬林確斯特、羅維諸家之說。近代史則以學術藝術爲主。全部樞軸：（一）以《尚書》、《詩經》兩注及三代異同綜古史，（二）以《文字樸識》綜古語，（三）以《四先生學譜》綜三百年來學術，三者各有成業，中經抗戰至於解放，喪亂宏多，所餘無幾。今所成者，則皆三者之枝葉扶疏，非大本大根矣。今留此於人間，恐徒供人揶揄。其事未必爲得。然不敢浪其生涯，而至於荒廢其所學，則亦差自幸也。

余廿餘年來，病雜而深，學校課程不可耽誤。秋君乃自請離教授之職，爲余料理藥裹、治家務，以三餘助余討論撰述，犧牲個人全部時間名位，使余得盡心力於學，此書之成，其功有不可不記者。余之不自檢束，如酗酒簿塞，不知樂其生，苦諫而不知悔，是余之過也。

一九七六年丙辰秋亮夫自序 己未臘尾秋英呵凍書

全書總叙目

長江流域古文化，自漢以後爲中土歷史總匯中之一大支柱，此非僅從高祖楚歌楚舞、長安之新豐市容、河內之三姓喬民立言也。舉其宏綱：則凡政治之建置與秦異者，皆楚之舊也，黃老雜霸之治，亦楚故言。語其條目，則職官、令儀、考工、古器、翠翹朱塵之技，歌詩樂舞之妙，下至機祥導引之端，博奕流杯之戲，菱花照面之術，織腰曲眉之飾，凡後世所艷稱者，無一非楚化。此非通人博雅，固不易知。然而楚文化之韞匱而藏者，除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外，其第一手材料，疑莫若屈宋詞賦之具象而有活力。凡楚制、楚故、楚習、楚文，如靈龍萬點，光昭九宇，揮援千禩，莫有涯涘，蓋屈子以憫世憂國之思，大聲鏗鎔之氣，含咀楚民之英華，熱戀國家民族之歷史，故其言真切而不飾，質直而不誣，足供吾人探蹟南土文化者，雖半言只字，莫不如響斯應，光芒萬丈。

即以文學而論，漢人以詞賦爲一代學術中心（漢以後無子家，亦以此）。高祖《大風》，唐山《房中》，乃至武帝秋風、瓠子之歌，咸李人薨悼感之賦，無一而非楚也。更就楚辭論之：嚴助、小山、劉向皆楚人且不論；洛陽少年，貶爲長沙太傅，有《惜誓》、《鵬鳥》；東方滑稽之雄，而有《七諫》之

篇，則謂漢世文章盡在楚，未爲過也。是則自政理道術，乃至學術文章，無一而非楚矣，尚有何說！屈宋之作，足爲南土文化可信之資源，自不待言。

自漢武罷黜百家，表彰六經，經生文士，多利祿之徒，遂使昭、宣以後，唯被公聊落于九江矣。此雖在朝一扼，而在野肄習如故，中秘之寶藏亦如故。向歆父子，校讎典籍，輯而理之，又附以文作（王延壽之附《九思》亦同此義），楚辭幸以未墜。遭世亂離，大劫不沒，以至洪、朱，而得殘存。此中土史籍之一大幸，亦吾人之一大幸也。然歷代學人知此者鮮，故治此者亦鮮。清人博通六籍，而獨遺此南金，實爲憾事。余以瞶昧，頗思以探賸古代史實，闡揚祖國文化。老殘衰病，志大量小，且作擁彗之趨，冀有昭蘇之徼。

王逸章句本楚辭，爲漢世肄習之籍，附叔師自撰之《九思》，乃延壽等所爲，雖有續貂之誚，而過不在叔師。且前十六篇，畢竟爲楚辭不祧之祖。散亂楚辭者起朱熹，以後代有增損，皆爲熹所蔽，至多不過爲朱氏一家之說，不足爲正，故本書以章句爲斷。

歷代注楚辭者多家，今多不傳。騫公音自近時發之，且殘斷太甚，僅存《離騷》一篇五之一（別有專文，收入《楚辭論文》一書中），只可作零散補苴之用。洪興祖補注一本叔師舊說而申之。王氏章句通雅有諒，洪補十得八九，且存唐以前遺說較多，故即以王本洪補兩書爲依據。朱熹集注，實多采洪說，亦時有發明，故以爲輔車。洪補本今所存者，以明黃省曾刊本爲最早，商務《四部叢刊》影印亦最易得，故以此本爲據。

自史公以來，唐世談騷者衆。唐以後，類書大出，其所摘引，與今時有出入，凡可證今本是非